

全真七子傳記

(全書)

道

教

道教全真派七位真人
求師訪道的真實記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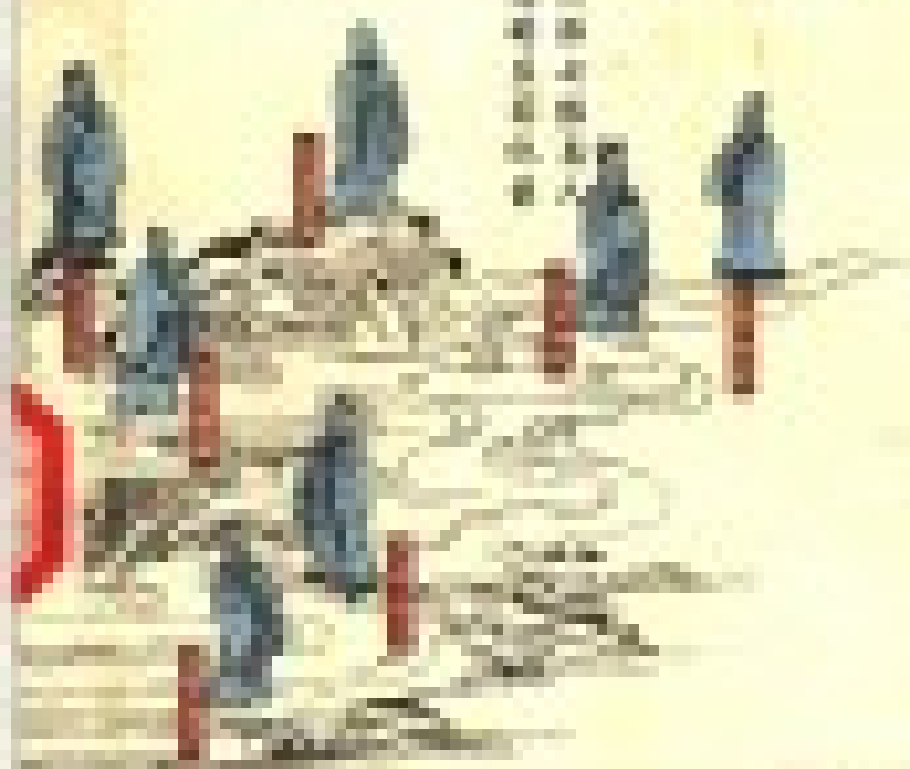


全真七子傳記

(全書)

道教

道教全真派
全真七子傳記



全真七子傳記

(全書)

道教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真七子传记/林世田等编校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80123-247-X

I. 全… II. 林… III. 全真道-人物-明清时代-列传 IV. B95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1156 号

全真七子传记

林世田等 编校

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电话:64023355-2504 邮编:100007)

北京北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8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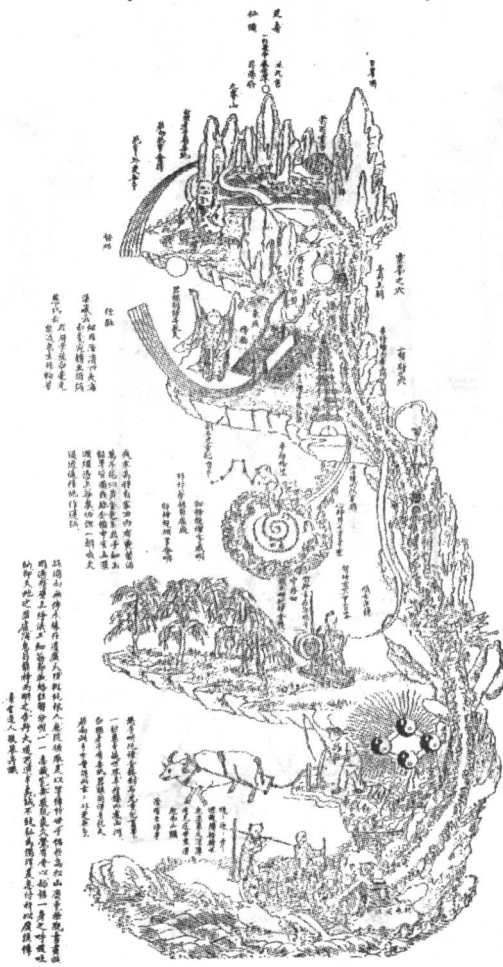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

ISBN 7-80123-247-X/K·74

定价: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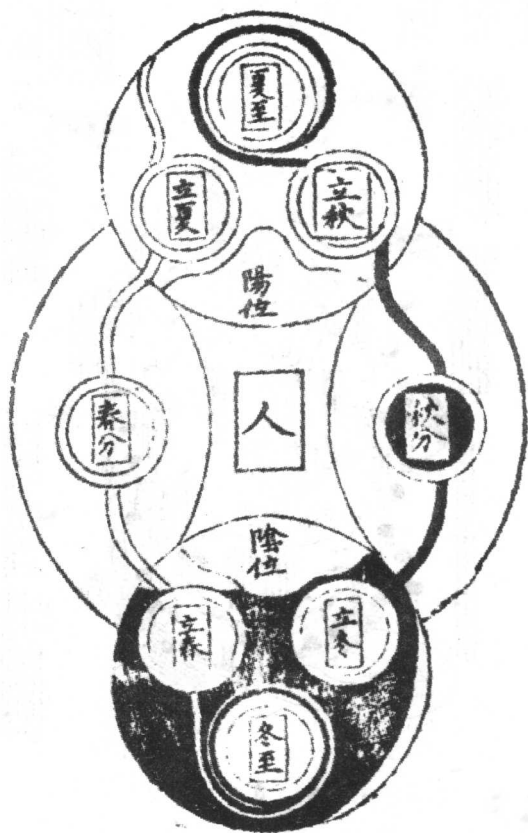
內經圖





• 修真历验钞图 •

天 地 陰 陽 昇 降 之 圖



前 言

道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有机组成部分，踏遍祖国大好河山，到处可以看到道教的名山、宫观、碑记，记录着道教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，因此鲁迅先生曾说：“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。”可以说，道家与道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与儒家、佛教鼎足而立的一个重要的内涵。

全真派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，创建于金初，一直流传至今。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（1112—1170），号重阳子，陕西咸阳人，金正隆四年（1159）声称于甘河镇遇仙，曾居终南山修道，金世宗大定七年（1167）去山东传教，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邱处机、王处一、赫大通、孙不二等七人为徒，创立了全真派。

全真派创教宣扬以“三教合一”为宗旨，传教时劝人诵读佛教的《般若心经》、道教的《道德经》与儒家的《孝经》，在教义中强调要使“真性”保全，使“精气神”三全，要将个人内修的“真功”与济世利人的“真行”兼备而两全，以“忍辱舍垢”为真功，以“苦己利人”的真行，追求“真性”解脱与“阳神”升天，还援引禅宗的“见性成佛”学说来做内省功夫，以便顿见真性，超出生死。全真派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修行，逐渐地建立了宫观制度，经过王重阳及其弟

子们对全真派的教义、教规的弘扬,使全真派道教以一个较新的面貌而屹立于诸道派中,为道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全真七子的生平传记在道教界以至中国民间流传很广,影响深远。此次我们把明、清时期的几种民间流传的七真传记进行了搜集整理,并配以《道藏》中几种珍贵资料同时刊行,以飨读者。

目 录

七真祖师列仙传·····	(1)
七真因果传·····	(69)
金莲仙史·····	(187)
金莲正宗仙源像传·····	(325)
金莲正宗记·····	(349)
七真天仙宝传·····	(387)
七真年谱·····	(493)

七真祖师列仙传

上 卷

诗曰：

你不善来我不善，朝中君王谁作伴？
你不恶来我不恶，牢监地狱谁人落？
你不修来我不炼，谁与天官作伙伴？
你不拐来我不骗，骡马禽兽何人变？
千条路儿由人走，万般事儿由自干。
谁知哪个是便宜？不露消息请君辨。

话说陕西咸阳县大魏村出来一个修行之人，姓王名重阳，武举出身，杀卖为生。他隔壁有一王妈妈，是个寡居。家有百万之财，在外盖下一座房院，单供养僧道，长做道场，早晚焚香，异日求他度脱。汉锺离、吕洞宾二大神仙慧眼一观，大魏村白气升空，知那里定有仙根之人。正是三九天气，大风大雪。二仙化作了乞丐，衣衫褴褛，遮住身体，来到王妈妈门上乞食，闯进门去，被两个工人拦住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叫化无礼！讨饭吃就该在门上喊叫，为何闯进门来？”伸手就打。

王妈妈听见，走出来说道：“不必打他。”二仙道：“这位就是王妈妈？久闻大名。妈妈好善第一，供养僧道。我二人讨不出一口饭来，整整三四天了，饥饿难受。身上无衣，又遇寒天，狂风大雪，冻饿而死。”跪地哀恳道：“妈妈行善之人，可怜救命。”王妈道：“虽然你听人言我好善，我敬的是僧道，要求他些道理。你们讨吃的，想必不学好。吃酒赌钱，游手好闲，做贼说谎，哄骗人钱，亲戚朋友都见不得。你们冻死饿死是你自作下孽苦，皆

你自受。老身见不得你这些匪人，岂与你饭吃？”吩咐工人：“快快推将出去！”工人将二人推出门外，筛糠一般打战，说道：“不得活了。实指望来奔王妈府上，讨顿饱饭吃，谁知枉走一回，冻饿死了。”王重阳听得有人在门外悲哭，往外一看：原是两个乞丐，身上无衣，在风雪之中，口说救命。王重阳道：“二位因甚事情喊叫？”乞丐说：“我们特往王妈府上讨吃，谁知王妈只敬道僧，见不得我们叫化子，赶出门外，枉走这一遭，我们只是冻饿而死。”说毕，大放悲声。王重阳道：“二位朋友既然如此，请随我来！”二真人后面跟随，到客庭坐下。

重阳亲自掇出酒饭来，二人饱食一餐，道谢就要辞去。王重阳道：“你看风雪不止，若在外面无有安身之地，那时怎么了？我有空房一间，也有些铺盖，可将身子安下。候风雪住了，你二人再去，我也不留。二位心下如何？”二仙答曰：“老爷就是救命恩人，岂有不从？只是与老爷多叩几个头罢！”重阳将二人请到房中，交与铺盖，睡了一夜。晚景不题。

次日天明早起，重阳仍就送出饭来。二人吃了，辞别要走。重阳一把扯住，说道：“不可走！你看风雪不住，我岂肯放你们出去？且候几时风雪住了，太阳出来再去。”二人说：“扰的多了，心上不安。风雪若十日半月不住，难道住着不成？恐府上米粮不足，教老爷心上作难，我们定然要走。”重阳又将二人扯住道：“漫说风雪下十日半月，就下三、两个月，我的米粮尽有，情愿供养。”二人拜谢道：“就是这样，我们住下。”不想那风雪下了二十多天，才得阴云四散，太阳出来，照得满地下大雪消融。又过了一天，现出路来。用罢早饭，二人说：“天晴路干，今日拜别走了。”重阳再不留，随取两吊钱来，每人送了一吊做路费。二人将钱收了，说道：“谢恩。”往外就走。

重阳送出门外，二仙道：“老爷请回。”重阳问道：“你二人却向哪里去？”二人说：“我们住在万里终南山，到咸阳市南，过

了渭河，一直往南，就入山路。”重阳满心欢喜，说：“这里离南山不过百里之遥，我从来莫到过山中随喜。我一来送二位，二来也到那山中游玩一回。”三人随同至咸阳。

过了渭河，直送至终南山下，重阳恋恋不舍，二仙说：“你就在这里歇息一时，再入山路。”重阳说：“二位如今离别，后来得见一面，就罢了。若不见面，活活的将人想坏。”二仙微笑道：“我两个不明白。你舍我二人不得，是何缘故？望其说明。”重阳说：“我也不知是何意思，见了二位，由不得心上爱惜。”二仙说：“世上人见了美色女子爱，见了好人才男子爱，见了做官为宦的爱，见了富豪爱，这是道理。我们乞丐下贱至极，肚中饿了，遇着龟子家门上，也要叫他几声：‘老爷，奶奶。’世上人只有王八婊子低搭，我们也要叫‘爷爷’，我们低搭极处，如同畜类。不明老爷爱我们什么？我们模样又丑陋不堪，有何可恋？况素日无交，未遇小人恩惠，到底舍不得我们哪一件？还是看上我们哪一件？这是何意？望老爷说明。”重阳说：“我与二位有缘，也不为你们相貌，也不为你们巧言花语，也不为你们才高志大，也不为文武双全，不知怎么难舍。这个缘故，连我自己不知。”说毕，呵呵大笑。“想必是咱前生有缘，如人送君千里终有别，前面有一条小桥，你我同到桥边分别罢。”三人走到桥边。

二仙道：“我身边暗藏一壶美酒，老爷将这壶酒吃了。”重阳见是一壶酒，惊讶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你二人在我家中住了二十余天，个个赤手空拳，光溜溜的身子，并不见你身上有壶，这壶酒从何处来？”二仙道：“我们叫化子有元妙丹，腹内能藏酒。”就斟上一杯，双手奉于重阳。重阳一看，见是热气腾腾的酒，一股香气直入脑中，到处皆香。重阳接过来，让了一让，一口吃在腹内，立时见神清气爽，才说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二仙又斟一杯。连饮了数杯，身上快乐自在，站立不住，倒在地下。二仙道：“你带了酒，不能走路，我二人别你去了，到明年三月初三日再

会。”说罢，化阵清风，无影无踪去了。这重阳用了仙酒，睡倒不能动身。

且说王夫人见重阳送两个叫化子去了，等了三夜，未见回来，慌忙差四个工人各路询寻。知过了渭河，竟往南山去了。跟寻到南山脚下，见重阳睡在桥边。工人走上前来，叫声：“老爷！苏醒！”叫了百余声，并不见醒。四个工人无奈，把重阳抬了回家。

夫人大吃一惊，用高声叫“老爷”，并不苏醒。一家老小，大放悲声。整整过了七日，重阳两目睁开，翻身爬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睡！好睡！”又说道：“我那两个朋友哪里去了？”夫人说：“你送两个叫化子，在那里吃酒醉了，睡倒桥边。我着工人找着，抬回家中。你可饮了多少酒？整整睡了七日才醒，这是什么缘故？真乃着人惊讶！”重阳道：“真乃奇怪！奇怪！我送二位乞食朋友，送到南山脚下，又有一条小桥，他腰内取出一壶酒来，与我吃了，自觉神清气爽，即时睡倒在地，昏迷不醒。半个时辰，又见他二人到我面前，将我扯起来，领到山中游玩。名山古洞，不知见了多少。晓行夜走，游玩到东海岸上，叫我玩花。金莲花开了七朵，甚是好看。二人吩咐于我道：‘你日后成仙得道，前来度化七朵莲花。’我问道：‘七朵莲花不是凡人，教我如何度他？’二人道：‘七朵莲花如今要脱胎转世，脱化为人，各有姓名：第一个，姓邱名处机，登州府栖霞县投胎为人；第二个，姓刘名处元，莱州府掖县投胎为人；第三个，姓谭名处端，河南府洛阳县投胎为人；第四个，姓马名玉，登州府宁海县投胎为人；第五个，姓郝名太古，登州府文登县投胎为人；第六个，姓王名处一，登州府文登县投胎为人；第七个，姓孙名不二，登州府宁海县投胎为女人。他和马玉，前因有伴道修行、夫妇之分，今生又配为夫妻，道心不灭，常有出世之心。这七人都是你的门人，必须前去度他。用心记了：你这一回去到家中，假装疯魔，

锻炼身心，功满之时，脱胎神化；内功已满，候玉帝教旨，差你到山东地方，度化诸门人升天。常说：三千功易满，八百行难圆。脱胎神化，这算内功三千；度化善人升天，在世济贫，救苦救难，替天行道，心功满足，才算八百外行。功完行满，上天才收。万仙簿上落名，才算了一个神仙。但有一桩不做，上天不收。’这莫非我做了个梦么？这是好奇怪。”

夫人道：“常言说‘梦是心头想’，我看老爷动了邪念，才做这样胡梦。劝老爷再不可胡思乱想。”重阳道：“我也没有主意了。这两个乞丐朋友就有奇怪：待说他是个叫化子，腰内取出一壶酒来，到象是仙家妙用；待说是个仙家，明明的是个叫化子。梦中之事，明明引我到山中，又到东海岸上，看了七朵金莲花，说了多少话。若非是神仙，焉有这样玄妙？真乃奇怪。”夫人道：“莫管他是什么人，咱们务咱们生理，断不可胡思乱想。”重阳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时光迅速，过了八月中秋，到来年三月初三日，锺、吕二仙在途中候重阳来。重阳这一日出门上县，忽然看见两个朋友，欢天喜地，一把手扯住道：“你我分别，活活将人想杀。不料今日重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若是今日不见这面，死在九泉之下，不能了然。噫了，噫了，你们向哪里去？”

二仙道：“我们在十洲三岛，蓬莱仙境随我游玩。今日是三月初三日，王母娘娘蟠桃大会，俺众仙赴罢蟠桃大宴。”遂稽首道：“前者多蒙老爷救命之恩，感激不尽。”王重阳微微笑道：“二位朋友，你我在此又取笑起来，放着正话不说，为何风言浪语？常听人说，赴王母娘娘大会是那大罗神仙，你二人又不是大罗神仙，焉能得赴蟠桃大会？真乃耻笑于我。你我相交一处，盘桓二、三十天，我还未问二位姓名。今且问你二位尊姓大名？”那锺离笑道：“我原是汉世枝叶，家住河间府任邱县，覆姓锺离，名权。”洞宾道：“我是唐朝吕洞宾。”说毕，重阳大惊道：“汉锺